



# 宋代圖書出版業——

吳哲夫

## 品牌與行銷

從文化發展的角度看，圖書大量出版後，書籍已逐漸商品化；既成商品，就有逐利的市場活動。因此，出版單位除了中央府署外，各地官衙、私宅、坊肆遂到處林立；所刻印的圖書，也因應市場需求而遍及當時所有知識門類，如儒家經籍、史地書刊、農工醫著、天文算法、詩文別集、小說類書、釋道經典以及各類民俗用品。圖書市場的蓬勃熱絡，宛如一場知識所引發的市場戰爭，在中國的圖書出版史上一觸即發，影響極為深遠。本文分上下兩篇，先談宋代圖書業的品牌與行銷，再述市場與版權。

### 前言

自唐代採用雕版印刷法生產圖書之後，出版品除極少數供作宣索、贈賜、布施等公益行為外，絕大部分用在營利，經營者靠利潤來確保出版事業發展的資金。人情嗜利，出版行業在有利可圖的情況下，不斷的發展，也出現了競爭。為了競銷獲利，迫使業者不得不改良書本品質，印行更受讀者歡迎的圖書，於是雕印技術隨

之精進，出版內容日益擴大，既帶動了書籍的普及化，也使學術跟著快速發展。所以古代圖書出版業者的競銷行為，對整體書史的演進與知識的深耕，具有一定的助力，值得加以關注。

唐及五代是印刷出版業的創始期，雖然出版品已成為商品，但僅止於簡單的印賣方式，談不上有太多的銷售謀略。宋代以後，由於雕版印



清院本〈清明上河圖〉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刷技術已有厚實的基礎，政府又積極推行文治，大力扶助文教事業的發展，將圖書出版視為實踐文化治國政策的要務。加上政府鼓勵墾荒，改善農業，開闢坊田水利，發展冶金礦業及各種手工製造業，商業繁榮，經濟發達，使出版業得到空前未有的良好環境。而圖書用紙又有千年以上的製造經驗，新的造紙方法不斷的出現，紙的種類繁多，量大質精，價格又低廉；印書的墨材，於舊有的松煙墨外，又新產製油煙墨，更方便於印刷使用。種種物質條件的齊備，配合良好的政、經環境，使得宋代出版業空前興盛。出版單位除中央及各地官衙外，私宅、坊肆到處林立，所刻印的圖書，幾乎遍及當時的所有知識門類，包括儒家經籍、史地書刊、農工醫著、天文算法、詩文別集、小說類書、釋道經典以及各類民俗用品。有這麼大量的出刷品，推想當年圖書的流通管道必定相當暢順，到底宋代出版業用什麼方法促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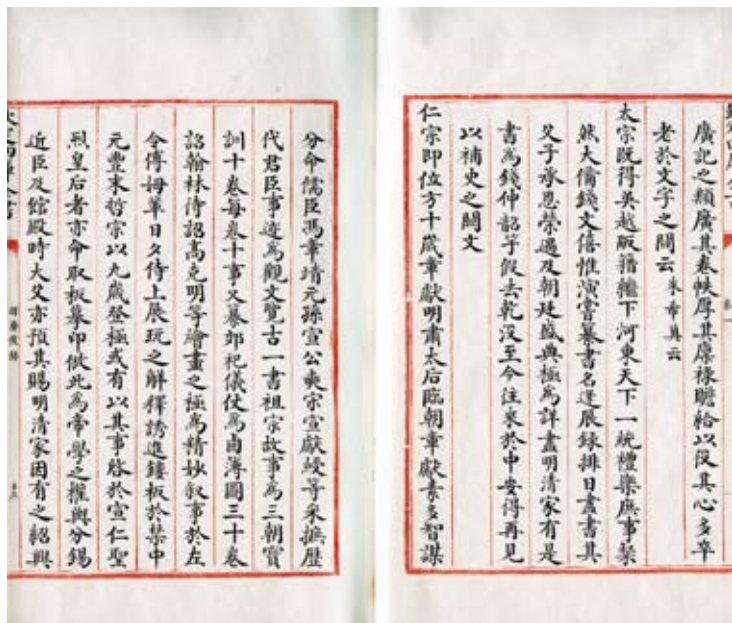
圖書？並無完整紀錄可資查檢，本文試從一些現存宋代印刷實物及零散史料加以勾勒，或能得出部分真相，供作參考。

### 出版品的包裝與品質的講究

「物美」就有魅力，優良的商品常是商場競爭取勝的關鍵。書籍作為商品，如何構成「物美」的條件呢？明末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曾述：

凡書之直之等差，視其本，視其刻，視其紙，視其裝，視其刷，視其緩急，視其有無。本視其鈔刻，抄視其謄正，刻視其精粗，紙視其美惡，裝視其工拙，印視其初終，緩急視其時，又視其用，遠近視其代，又視其方。合此七者，參伍而錯綜之，天下之書之直等定矣。

胡氏對書籍價值高下的論斷，雖稍涉廣泛，但已明確指出書本文字正確、內容實用、雕印精美、紙墨俱佳都是書籍



宋 王明清《揮麈後錄》 清乾隆年間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達成「物美」的必要條件。自明以下，許多版本行家看待宋版書常有「點畫嚴謹」、「校勘精審」、「字體挺秀」、「雕鏤工雅」、「紙潔墨香」等等美譽，可以推想宋代出版經營者對產品品質的用心，而其目的無非是在求增加書本的魅力，提高書籍銷售的效能。以下略將宋代出版業者對提升產品品質的種種施為加以介紹。

### 1 雇用行家

宋代的出版業相當講究專業、專才，對書本版樣的寫、繪人才特別重視，往往遴選高度專長的人員，參與出版事務。據《宋史·趙安仁傳》載：「（趙安仁）登進士第，會國子監刻《五經正義》版，以安仁善楷書，遂奏留之。」又宋太宗雍熙三年（九八六）國子監校刊《說文解字》一書，當時散騎常侍徐鉉因「深明舊史，多識前言。」具學識長才，因而被任命為校勘工作的負責人，又因徐氏精於篆、籀書法，故再委任其「書寫雕造，無令差錯，致誤後人。」（參：王國維《五代兩宋監本考》）如果出版之書，遇有需要插繪圖樣時，更是注重專才的選拔，宋王明清《揮麈後錄·章獻太后命儒臣編書鏤版禁中條》有這麼一段記載：

仁宗即位方十歲，章獻明肅太后臨朝。章獻素多智謀，分命儒臣馮章靖元、孫宣公禦、宋宣獻綬等采摭歷代君臣事跡為《觀文覽古》一書；祖宗故事為《三朝實訓》十卷，每卷十事，又纂郊祀儀仗為《鹵簿圖》三十卷，詔翰林侍詔高克明等繪畫之，極為精妙，述事于左，命傅母輩日夕侍上展玩之，解釋誘進，鏤版于禁中。

按高克明絳州人，大中祥符中（一〇〇八—一〇一六）入畫院工作，善繪釋道人物，及花竹草蟲鳥獸，尤長於小景，因而有機會受命為《三朝實訓》、《鹵簿圖》等書構圖，據元代夏文彥在《圖繪寶



明 嘉靖十四年通津草堂刻本《論衡》卷前楊文昌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玩以爲談助故時人嫌伯喈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其後王郎來守會稽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繇是遂見傳焉流行四方今殆千載撰六帖

但摘而爲備用作意林者止鈔而同諸子鄉好事者往往自守書積爲家寶然其篇脫漏文字踏駁魯魚甚衆亥豕益訛或首尾顛躓而不聯或句讀轉易而不紀是以覽者不能通其讀焉余幼好聚書於論衡尤多購獲自一紀中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其一程氏西齋所貯若令起居舍人彭公乘曾所對正者也又得史館本二各三十卷乃庫部郎中李公乘前所校者也余嘗廢寢食討尋

衆本雖畧經脩改尚互有關遺意其謄錄者誤有推移校勘者妄加刪削致條綱紊亂旨趣乖違儻遂傳行必差理實今研數本之內率以少錯者爲主然後互質疑謬公造本源高者譯之散者聚之亡者追之俾斷者仍續闕者復補惟古今字有通用稍存之又爲改正塗注凡一萬一千二百五十九字有如日星之麗天順經蹕而軌道河海之紀地自源委以安流其文取譬連類雄辯宏博豈止

爲談助才進而已哉信乃士君子之先覺者也乘筆之士能無秘玩乎即某工刊印庶傳不泯有益學者非矜己功不敢同王蔡之徒待搜之然後得而共問之然後言其益也時聖宋慶曆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前進士楊文昌題序

鑑》中，載他所繪的插圖「人物才及寸餘，宮殿、山川、鑿輿、儀衛咸備。」是一部高品質的版畫書。又如宋仁宗寶元二年（一〇三九）臨安進士孟琪所印行的姚鉉《唐文粹》，被後人評爲「校之是，寫之工，鏤之善，勤亦至矣。」<sup>〔註〕</sup>足以考見參與此書的出版工作者，於校寫專才外，負責的刻工必定也具有極高的專業技術。

## 2 反覆校勘

圖書視其他商品略有不同，它除了需要具備美觀實用條件外，另又兼負傳承與推廣知識的重責大任，如果文字內容存在錯誤，不但會造成知識走樣，有時還會貽誤後人。所以宋代的圖書出版業者，無不力求文字的精確，聘請專家對書稿反覆校勘。明嘉靖十四年（一五四五）通津草堂刻本《論衡》書前即附有一篇宋楊文昌序文，詳載他當年對《論衡》出版前的校勘經過：

余幼好聚書，于《論衡》

尤多購獲……余嘗廢寢食，討尋眾本……率以少錯者為主，然後互質疑謬，沿造本源，譌者譯之，散者聚之，亡者追之，俾斷者仍續，闕者復補，惟古今字有通用，稍存之，又爲改正塗注，凡一萬一千二百五十九字……既募工刊印，庶傳不泯……時聖宋慶曆五年（一〇四五）二月二十六日前進士楊文昌題序。

校勘工作甚爲不易，有如掃落葉，一面掃，一面生，因而宋代對圖書出版前的校勘，往往不只一次。例如宋太宗端拱元年（九八七）刻印《禮記正義》時，由「胡迪等五人校勘，紀自成等七人再校，李至等詳校。」此外，書稿交付刻工雕鏤成印版後，爲了慎重起見，也需對版樣再加以校正。宋仁宗天聖間（一〇二三—一〇三二）國子監將定稿《文選》送三館雕印，「版成，又命直講黃鑑、公孫覺校對焉。」同時爲了有效追究校勘

儒者方里召筴以尋其師況長生之道真人所重可不勤求足問者哉然不可不精簡其真偽也余恐古強恭誕項勞都白和之不絕於世間好事者省此書可以少加沙汰其善者矣又仙經云仙人目瞳皆方洛中見之白仲理者為余說其曠正方如此果異人也

### 抱朴子內篇祛惑卷第二十

舊日東京大相國寺東榮六郎家兒寄居臨安府中瓦南街東開印輸經史書籍舖今將京師舊本抱朴子內篇校正刊行的無一字差訛請四方收書好事君子幸賜垂鑒願與壬申歲六月旦日

圖版出自林申清《宋元書刻牌記圖錄》

責任，又常要求在書中載錄校勘者官銜及姓名。由於宋代出版經營者重視書本文字的精確度，所以常見書中附有「無一字差訛」的廣告。宋版《抱朴子》卷末即有牌記五行明言：

舊日東京大相國寺東榮六郎家，見寄居臨安府中瓦南街東開印輸經史籍舖。今將京師舊本《抱朴子內篇》校正刊行，的無一字差訛，請四方收書好事君子幸賜藻鑒。紹興壬申歲（一一五二）六月旦日。

〔註一〕

### 3 整理加工

宋代出版業者於重視校勘，確保文字無訛外，也重視出版圖書的「實用」功能。本處所稱的實用，不是泛指書籍的一般傳遞知識的功能，而是指對圖書施予增輯、注釋、或增繪插圖等方面的整理加工，使所出版的書較諸其他版本更方便於利用，更具實用的功能。例如宋版《尚書》孔安國序文後，有五行長方牌記申明其書在出版前曾經專人加工整理：

五經，書肆屢經刊行矣，然魚魯混淆，鮮有能校之者，今得狀元陳公諱應行精加點校，參入音釋雕開，於後學深有便矣！士大夫詳鑑。建安錢塘王朋甫咨。

宋代出版書中，許多書名上常冠有「附釋音」、「附釋文」、「纂圖互註」等字眼，都是出版商強調加工整理的廣告詞。茲再舉幾種書為例：宋太祖開寶六年（九七三）印行《詳定本草》時為增加是書的實用功能，曾

令尚藥奉御劉翰等九人，取陳藏器《拾遺》等書相參，刊正了不少別名，又增加了許多品目，再令道士馬志為之註解。宋仁宗嘉祐二年（一〇五七）

詔修《補註神農本草》時，更令將各藥物「下諸路州縣，應系產藥去處並令識別，人子細辨認根莖、苗葉、花實、形色、大小，並蟲、魚、鳥、獸、玉石等堪入藥者，逐件繪圖，並一一開說著花、結實、收采時月、所有功效……書成《本草圖》，並別撰圖經……使後人知所依據。」還有些書則在出版前加繪附圖以增加文字的說明力道。例如宋太宗淳化三年（九九二）雕印《太平聖恩方》一百卷時，特別在第九十九卷〈針經〉及一百卷〈明堂〉中，插繪人體穴位圖，方便使用者參考。

### 4 講究字體

書籍完全靠字體展現內容，所以印書字體對書籍品質的美惡影響至大。宋人刊印圖書是否有字體規範，不得而

知，清蔡澄《雞窗叢話》曾記載：「嘗見骨董肆古銅方二三寸，刻選詩或杜詩、韓文二三句，字形反，不知何用？識者曰：此名書範，宋太宗初年頒行天下刻書之式。」這項紀錄是否為真，有待考証。設使為真，書範字體也未交待。據近人劉國鈞《中國書的故事》說：「北宋人用的字體較整齊渾樸，很像顏真卿、柳公權一派的字。」而日本版本學家長澤規矩也於檢視日本現存九部北宋刊本圖書後，提出「其中八部皆帶有歐陽詢之書風，另一部則近似褚遂良體。」<sup>[註]</sup>

三 大約可知北宋刻書多喜用唐人名家楷書體。所以用唐人字體，是因為北宋時代的書法名家在當時影響力還未形成，而唐代書法家的成就已將楷書藝術推向高峰。北宋刻書正需要唐代這種端莊凝重的楷字，因而印書寫樣都選用唐代書法的字體，以後漸漸形成風氣，整個宋代刻印圖書大都模仿唐代的楷書字，只是有地方性的偏好，所以版本學家常有「四川

宗顏，福建學柳，兩浙崇歐，江西兼而有之。」的說法。宋人刻書於選好書家字體後，就雇請善楷書者寫出版樣，再交付有經驗的刻工鏤雕。由於宋人特別重視書體的品質，因此宋版書在字體方面得到最多的美譽，諸如「字體精健，渾厚有力」、「圓潤秀勁、豁目悅心」、「筆意渾厚、寫刻工雅」、「秀挺潔麗、槧鏤精工」、「字蹟勁挺、嚴峻方正」、「筆畫晴朗、刻手精整」等等不一而足，從之也可考見宋代出版業者在品質控管的用心。

### 5 注重紙墨

紙、墨是生產圖書的基本用料，其質材的好壞，直接影響到書籍的品質。中國造紙術創始於漢代，發展到宋代已有千年的歷史，因經驗老道，造紙技術已非常成熟，加上宋代出版業昌盛，更帶動造紙業的繁榮。據宋蘇易簡《文房四譜》卷四稱：「蜀中多以麻為紙，有玉屑、屑骨之

號；江浙間多以嫩竹為紙，此土以桑皮為紙，剡溪以藤為紙，海人以苔為紙，浙人以麥莖、稻稈為之者脆薄焉，以麥蘗、油藤為之者尤佳。」可見宋代時期紙張種類甚多，印書業者可有各種的選擇。一般情形是浙江多用桑皮紙，閩地常用竹紙，而蜀本則用皮紙、麻紙。（參：潘吉星，《中國造紙技術史稿》，一九七九，文物出版社）明代屠隆《考



宋 蘇易簡《文房四譜》，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活字本學海類編之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繫餘事》說：「王弼州藏宋版《漢書》，澄心堂紙，李廷珪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相傳是南唐李後主最為喜歡的紙墨精品，屠氏所說雖未必屬實，但至少說明宋代印書已非常考究材質的選用。宋代印書於講究用紙外，有時也將紙張再加工，例如《開寶藏》選用桑皮紙，並且雙面加臘以增其光澤。（參：潘吉星，同書）還值得一提的是印書之前，常將紙張用黃檗汁染黃以防蟲害。《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八九即有：「嘉祐四年（一〇五九）二月置館閣編定書籍官，別用黃紙印寫正本，以防蠹敗。」的記載。

墨是印書的用料，墨色的清濁，攸關印刷物的優劣。宋代以前製墨以松烟、膠及其他添加物為材質，是所謂松煙墨。宋代以後，松煙被以動植物或礦物油的油煙取代，一般稱之為油煙墨，其墨色更為光澤，因此油煙墨漸漸成為印書的主要用料。有關宋代的製墨業，已難詳考，但歷史上的製

墨名家如李廷珪、張遇、潘谷等人，<sup>〔註四〕</sup>都是北宋人物，可見在北宋時期製墨已有很高的水準。有關宋代印書出版業用墨的文獻雖然極其罕見，可是從傳世的許多宋版書實物觀察，墨色持久，光澤黝黑，可推見當時的用墨相當精良，所以歷代藏書家常用「墨色如漆」、「墨色煥發」、「墨氣香濃」等辭來稱譽宋版書的用墨。

## 降低圖書售價

近人翁同文在其《印刷術對於書籍成本的影響》文中，引述古代許多文獻，提到晚唐時期印本書價只有抄本的十分之一。因印本書籍價格低廉，所以雕版印刷業能夠快速發展，成為生產圖書的主流，足見書價的高低對書籍市場有絕對的關係。《續資治通鑑長

編》載：宋真宗深悉書價影響圖書傳佈的道理，在天禧五年（一〇二一）國子監官議請提高監本書價時，批示說：「此固非為利也，正欲文字流布

耳。」認為國家如果要推廣文化，就不能提升書的售價。宋代經營圖書出版，獲利情形如何？據清葉德輝《書林清話》卷六〈宋監本書許人自印定價出售〉文中約略提到：「紹興十七年（一一四七）黃州雕造王禹偁《小畜集》，每部八冊，成本一貫一百三十六文，售價五貫文足；淳熙三年（一一七六）舒州公使庫刻印《大易粹言》，每部二十冊，成本二貫七百元，售價八貫文足；淳熙十年（一一八三）象山縣學刊印《漢雋》，每部二冊，成本二百六十文，售價六百文足。」足見宋代出版業獲利相當豐厚，有降價的空間。有關宋代出版商降低書價的方式，約有：

### 1 降低生產成本

北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八曾說：「福建本幾遍天下」，南宋朱熹也曾在其《建寧府建陽縣學藏書記》中說：「建陽版本書籍行四方者，無遠不至。」宋代福建本所以暢



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宋刊《常建詩集》，即坊刻本，卷一末有「臨安府柵北大街睦親坊南陳宅刊印」牌記。

銷的原因，是其書價較諸其他地區出版者相對便宜許多。福建地區的刻印書業者，一方面善用本地產的柔木雕版和利用本地生產色黃而薄的竹紙印

造；一方面又創造了一種適於密行的粗細線條分明的瘦長字體，儘量擠緊版式，壓縮冊數，這樣一來，既減少雕刻工時，又節省紙墨、裝訂等材料，生產成本自然比其他地區降低，故書籍的定價隨之低廉，購書者財力負擔減輕，同時書販又便於攜帶，更有意願負販於外地，因而閩本能行銷於天下。

## 2 出版流程一體化

宋代許多書坊，如臨安府柵北睦親坊南的陳宅經籍鋪、杭州太廟前的尹氏書籍鋪、眾安橋南街東的賈官人經籍鋪、杭州貓兒橋河東岸開箋紙馬鋪、錢塘門里車橋南大街郭宅紙鋪、金華双桂堂、婺州市門巷唐宅、眉山程舍人宅以及福建的萬卷堂、勤有堂余氏、黃三八郎書鋪、種德堂阮氏、一經堂蔡氏、富學堂華氏、月詹堂詹氏、務本堂虞氏、群玉堂江氏、三桂堂劉氏等等，都是世代經營出版業，他們有自己的出版團隊，又有自己的印書

工廠，培養許多寫工、刻工及印工，加上長年出版經驗，常能將編書、鏤版、印刷、校對、發行一體化，使圖書從生產線到銷售流程迅速便捷，節省了許多不必要的開支，書價自然相對減低，容易建立固定的市場，提升市場銷售競爭力。此外，部分坊肆採取專一門類書籍出版，例如臨安府陳起父子經營的經籍鋪，以出版宋人詩文集及小說為號召，樹立專業品牌，對促銷也有一定影響。

## 3 發行小字本

大字本圖書，方便閱讀，但耗材費料，售價必高，往往阻礙了讀者的購書意願，影響銷售效率。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二〇即曾記載宋熙寧間（一〇六八—一〇七七）：「民侯氏于司天監請曆本印賣，民間或更印小曆，每本直一、二錢，至是禁印小曆，官自印大曆，每本直錢數百，以收其利。」這雖然是一則宋朝政府與民爭利做起獨門

生意的文獻，但也反映了書籍大、小本之間的鉅大價差。書價昂貴，對升斗小民自然是一種沉重負擔，難以購買。宋代政府出版物，代表政府顏面，不得不講求書本品質，除精加校勘外，字大行疏，象徵尊貴莊嚴，但為了推廣文化，顧及民生，因此對民間急用書，如儒家群經及各種醫書，常又另外刊行小字本，以低廉的售價，滿足民間的需求。宋哲宗元祐三年（一〇八八）八月八日禮部即曾行文國子監說：

「中書省勅令，下項醫書，冊數重大，紙墨價高，民間難以買置。八月一日奉聖旨令國子監別作小字本雕印。」（參：王國維《五代兩宋監本考》。）不久後，於紹聖元年（一〇九四）國子監又請求刊印幾種小字本醫書說：「今有《千金翼方》、《金匱要略方》、《王氏脈經補注》、《本草圖經》、《本草》等五件醫書，日用而不可缺，本監雖見印賣，皆是大大字，醫人往往無錢請買，兼外州軍尤不可得，欲乞開作小字重行校對出賣，及降外州軍施行。」此項

請求於是年六月二十三日奉准實行。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小字本因字體太小，閱讀不便，反而影響銷路，於是又有所謂中字本的印行。《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六六即曾引宋呂陶《紀聞》說：「景祐、治平間（一〇三四—一〇六七）醫書者為監本字大難售，巾箱又字小有不便，遂別刻一本不大不小，謂之中書《五經》，讀者竟買。」從此例中也可得知商品的實用與售價的合宜，往往是暢銷的主因。

### 結論

宋代處於雕版印刷術發明使用並進入成熟階段的關口，又巧遇良好文化發展的大環境，造成出版業的空前繁盛。宋代大量出版品的湧現，使得圖書市場競爭額外激烈，經營者為了資金能快速回流，追求更多的利潤，以永續發展事業，無不卯足力氣提昇銷售效率。不過，商品行銷，各有方法，很少有人願意將其神機妙算，完全筆錄傳授，所以有關宋代圖書出版業的行銷術，很難找到明確答案。例如當時經

銷系統如何？是門市銷售？抑或是攤點寄賣？或是巡迴推銷呢？已茫然不可知。又如當日如何給予委託商折扣價？如何與讀者聯繫？如何選擇優良賣點？諸多相關銷售方面問題，也都已無史料可資查驗。故本文只得從商業行銷的一般通則中，去尋找資料，然後加以歸納，作成上述論述。本文提及的宋代出版業者為行銷出版品所做的種種努力，諸如要求產品物美價廉、整理出版更實用的圖書、提供讀者出版訊息、滿足社會人士的求知需求、保護出版品的版權等施為，對後世的出版業都起了師範作用，影響極其深遠。



### 注釋：

1. 參見章宏偉《兩宋編輯出版事業研究》，一九九七年第四期《山東大學學報》，頁三十六。
2. 林申清編，《宋元書刻牌記圖錄》，一九九九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頁五十三，圖版二十七。
3. 參見日本長澤規矩也《關於刊本漢籍之字樣》，收錄於《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一卷，一九八三年日本汲古書院出版。
4. 詳見錢存訓《中國墨的製作與鑒賞》，收錄於二〇〇二年北京圖書館出版之《中國古代書籍紙墨及印刷術》，頁一三三。